

给
小朋友
和大朋友
的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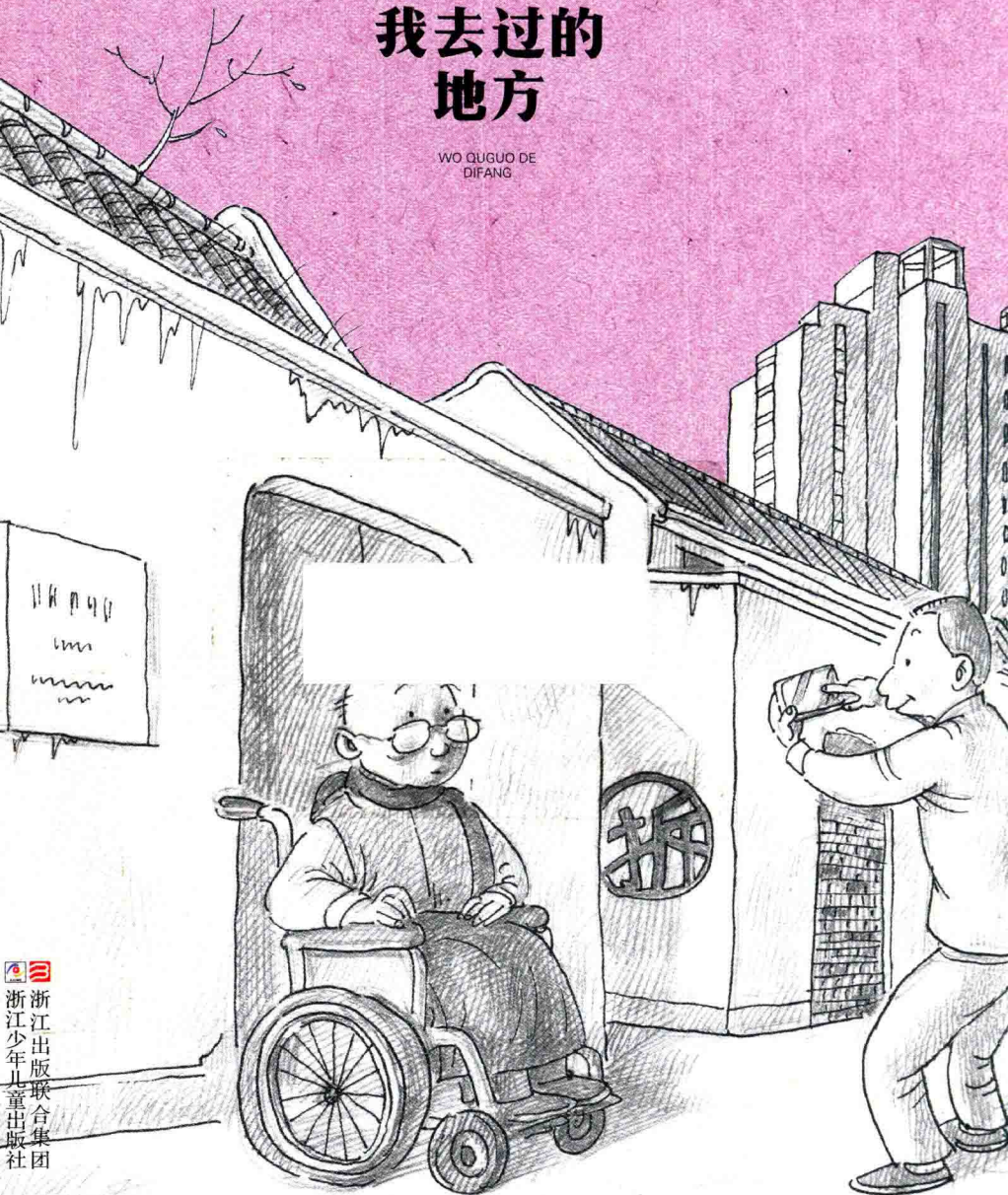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随笔，时间的传奇

留一个世纪几个时代远去的背影
给大朋友小朋友一辈子的记忆

任溶溶 / 著

我去过的 地方

WO QU GUO DE
DIFANG





任溶溶 / 著

我去过的 地方

WO QU GUO DE
DIFA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去过的地方/任溶溶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 5

(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)

ISBN 978-7-5597-0083-4

I. ①我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8455 号

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

我去过的地方

WO QUGUO DE DIFANG

任溶溶/著

责任编辑: 王宜清

美术编辑: 鲍春菁

装帧设计: 艺诚文化

内文插图: 任荣炼

责任校对: 沈 鹏

责任印制: 姬江松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)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5.375 字数 87000

彩页 4 印数 1—10000

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7-0083-4

定价: 2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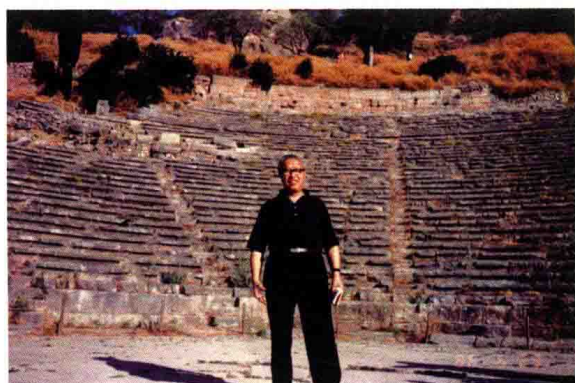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1	3
2	4
	5

- 1 上世纪40年代读大学时游苏州
- 2 1958年底到东北,摄于哈尔滨松花江上
- 3 1980年12月在菲律宾碧瑶
- 4 1983年在香港与何紫的孩子
- 5 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







6	9
7	10
8	

6 上世纪80年代,到北京开会

7 1987年4月在南京

8 1988年在希腊

9 2002年4月在杭州西湖

10 2007年4月在浙江乌镇

我想请你用快乐的心情快快乐乐看世界

——这篇序是写给小读者看的

孙建江

任溶溶是作者的署名,这个署名常常闹笑话。很多小读者想都不想就说,任溶溶,当然是女生,没听说过男生取这个名字嘛。这话怎么说呢,也对也不对。我先告诉你,任溶溶还真不是位女生,而且,不仅不是位女生,还是一位年纪很大很大的老爷爷!但是呢,小读者也没错,什么叫也没错啊。那我再告诉你,还真有位女生叫任溶溶,那是作者的女儿。小读者一定会说了,怎么这么绕啊,到底是女生还是男生啊?那好,我把这事跟大家说说。原来,任爷爷的本名叫任以奇,他的女儿叫任溶溶,任爷爷很喜欢这个女儿,当年就署了女儿的名字发表作品。结果,得,麻烦来了。因为任爷爷的作品太受读者欢迎了,读者登门拜访的,写信的,打电话的,头一句都是我找任溶溶,任爷爷的女儿说我就是,可是再一听,知道了,人家是来找老爸的。为此,任爷爷家没少闹笑话。任爷爷的作品越写

越多，读者都认这个名字，这个署名就一直用了下来。后来，任爷爷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这事，这篇文章就叫“我叫任溶溶，又不叫任溶溶”。这下你知道了吧。

这个任爷爷真有趣。

有趣的任爷爷这次又为大家写了好多好多有趣的事。

任爷爷小时候不喜欢跟别人吵架，两个人吵架，吵得脸红脖子粗，那样子可真丑。吵架总是想赢，要挖空心思想出种种话骂倒对方，到出口讲粗话，已是没理可说，脸也不要了。吵架这么辛苦，何苦嘛。所以，任爷爷不爱吵架。可是呢，任爷爷念小学的时候吵过一次架，还差点打起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任爷爷从一年级起就是班长，一直到小学毕业。有一天上课，老师有事要离开，临走时吩咐班长叫大家不要离开教室。有个同学说他要小便，任爷爷让他忍到下课再去。下课了，那个同学一把抓住任爷爷的衣襟说为什么不让小便？任爷爷说是老师吩咐不让大家离开教室的。那个同学说我是真的要小便，任爷爷说你不是忍住了吗？那个同学越想越气，就动起了手。幸亏同学们把两人劝开了。这是任爷爷唯一的一次吵架。吵架不好，很不好。可是，任爷爷不让同学离开教室是对还是不对呢？唉，这个班长还真是不好当啊。

任爷爷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吃豆腐煮鱼，任爷爷说“豆腐里有骨头！”可是大人们听了哈哈大笑。明明就有骨头，就是鱼刺嘛，有什么好笑的。直到很久以后，他才明白原来大人们想到了“豆腐里挑骨头”这句俗语，笑他无中生有挑剔。哈，原来大人们的世界和小朋友的世界不一样啊。

真是好玩。

有些小朋友怕写作文，任爷爷说，作文有什么可怕的，不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嘛。当然，作文要写得好，平时得多读书、多观察，要不然，冥思苦想半天也想不出什么来写。任爷爷还劝大家记日记，记日记也是练笔，多写就能熟能生巧。

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麻烦和挫折，但是遇到麻烦和挫折我们要乐观面对。任爷爷很爱吃，任爷爷的妈妈在世的时候，任爷爷从不下厨房，妈妈很会做菜，都是妈妈做给他吃。后来九十八岁的妈妈过世了，任爷爷很难过，他就学习厨艺，很快自己也成了烹饪高手。可是你知道吗，那时，任爷爷已经七十岁了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任爷爷七十岁都做得到，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呢。

任爷爷太了解小朋友了，小朋友心里想的，他都知道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。

对了，这篇序的题目，我是从任爷爷的一首很有名的诗里“借”来的，这首诗叫“请你用我请你猜的东西猜一样东西”。我这一说，相信很多小读者都想起来了，这首诗太有趣了，我忍不住想朗读几句。不过，我还是打住吧，因为任爷爷的散文也很有趣，不能耽搁大家看这些有趣的散文啊。好，大家快接着往下看吧。如果，小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发现精彩的篇章和段落想朗读一下，那我绝不反对，你就大声朗读吧。

2017年3月26日

杭州柳营

境界

——这篇序是写给大读者看的

孙建江

第三届上海国际童书展期间，我如约去上海泰兴路探望九十三岁高龄的任溶溶先生。任老近来身体欠佳，一直住在医院，刚获医生允许回家调养。任老住院期间，我一直与荣康、荣炼保持着联络，知道任老身体渐趋安顺平稳，我们都很高兴。一日，荣康来电话曰，父亲知道国际童书展期间我会来上海，想见见我，问我有无时间。探望任老本来就是我一直很期盼的事，没有主动提及，主要是怕打扰老人家静心调养，现在老人家主动召见我，正遂我愿呢。

荣康引我进到一楼任老起居室兼工作室，任老正在伏案写东西。这座房屋我来过多次，很熟悉。卧榻前是一张方桌，方桌两侧是依墙而立的两排书柜，任老就坐两排书柜中间的方桌前写作。房屋是1942年任老上大学那年任老的父亲购置的，任老一家在这里已居住了七十多年了。我每次来这里，都得益多多，收获满满。见我进屋，老人家

抬了抬手示意我入座，并让荣炼取下他脸上戴着的呼吸器。取下呼吸器后，任老说的第一句话还真让我有些始料未及，他说：孙悟空来见猪八戒了，哈哈哈……

与任老认识差不多三十年了，他常挂嘴边的“口头禅”就是哈哈哈，无论面对面聊天，还是电话里说话，时不时就会来句哈哈哈。不过，孙悟空和猪八戒一说倒是头一回言及。再一想，可不是吗，我姓孙，属猴，任老呼我孙悟空，而他呢，属猪，现在整天戴着长长嘴巴的呼吸器，任老就自嘲为猪八戒。任老的即兴发挥实在出乎意料，不禁让人暗暗叫绝。我知道，任老向来风趣幽默，通达乐观，便也跟着任老哈哈笑了起来。

照顾任老起居生活的荣炼说，老爷子平时除了吃饭喝水，一直都戴着呼吸器，晚上睡觉都戴，今天见你来他很高兴，特意取下呼吸器说话，他是想把话说得让你听得更清楚些，竟还开起了玩笑啊，难得难得。

任老跟我谈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近来的写作。我们还专门讨论了这套散文的丛书名称，总册数规模和每册大致的内容分类。末了，任老说，还有一个序言，这个序言自己不写了，他朝我看看，还是你来写。我知道你又要推辞了，就这么定了，不变了，你看好不好？

一直以来，任老都很关心、帮助、佛照我，也总是放心和信任我，既然任老发话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了，努力完成任老吩咐就是。

任老创作和翻译齐头并进，硕果累累。创作方面以童话和童诗享誉文坛，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的成长。但同

时,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,尤其是近十来年,他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之中。其散文,后来居上,业已成为了他创作中与童话、童诗并列的另一重要门类。

他的散文辨识度很高,任氏风格鲜明。简洁,干净,明快,不拖泥带水,不冗长啰嗦,不矫情,不无病呻吟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性情宕开,适时打住,自然天成。熟悉任老的人都知道,他平时说话,就是这个样子。他的散文不过是把口中想说的话用笔如实记述下来而已。说我想说,写我想写。

乍看上去,他的散文似乎不那么有文采,不那么讲究技巧。其实,这是一种大智大拙,是一种绚烂之后的平实,是一种没有技巧的技巧。这样的叙述应对的是非刻意化阅读,而这样的阅读效果,恰恰是作者有意为之的。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翻译作品,看看他的童话作品,看看他的童诗作品,我们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。为什么他的翻译作品在译界独树一帜,深得读者喜爱,除了遵从信雅达,是不是还得益于他独有的翻译语言?为什么他的童话童诗让读者欲罢不能,除了精彩的内容,是不是还有他魅力难敌的叙述语言?他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。当然,相对而言,他的散文显得更为平实。口语化,大白话,自然语言状态,是任溶溶一以贯之美学追求。强调作品让人看得懂,看得明白,看后又不觉乏味,并为之着迷,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,这是需要经年累月的写作修炼的。

任老是一位文化智者,或者说是一位文化老人,但他说又说又是一个顽童,一个超级顽童。一方面,他大智若

愚，洞若观火，宠辱不惊，笑看风云；一方面，他又透明单纯，无拘无束，爱玩好玩，天真率性。当这两种属性奇妙地融为一体的时候，散文的奇妙性，散文这种最贴近自我的文体的奇妙性，也就在所难免了。这也可以说是任老散文最为独特的地方。

在《想到的一点往事》一文中，任老谈及历史的演进过程。从学韩文想到韩文、日文单词星期一到星期日的规律性；回忆了“他”字的演变，八十多年前“他”读“ta”，“她”却要读“yi”（大概是以这字代表“伊”），“它”读“to”；回忆了标点符号从无到有；回忆了小时候写信，给父母开头总是“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”、结局则是“敬请福安”“男××叩稟”；回忆了注音符号为拼音取代等。但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作品的结尾：“我今年九十，感到我这一辈子过得很有意思，前面几十年正处在变革时期，我亲历其境，太好玩了！”时代巨变让文化老人们感慨在所难免。但最后打住在“太好玩了！”恐怕也只有像任老这样天生的老顽童才可能吧。而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顽童心态，他的散文才磁石般吸引住了成人读者和儿童读者。

每个人都会遭遇生离死别等沉重的现实问题，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应对方式。通常，作者处理此类沉重话题，总免不了忧伤和悲痛。但任老的处理不同，他有自己的处理方式，在他笔下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明亮光泽和轻松愉悦。其实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人生背负的沉重太多太多，唯其太多沉重才更需要一种常驻心头的明亮光泽和轻松愉悦。正如他在《老人言》一文中所说：

“作为老人，我只希望电视多播些喜剧和大团圆的戏，更希望现实生活中开心的事也多些多些再多些。”

他怀念鲁兵，并不怎么涉及悲伤。他和鲁兵曾经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他们一起做过很多事，其中有件事很特别，就是陪鲁兵喝酒。任老虽然自己不喝酒，但年轻时常陪父亲喝酒，练就了陪酒功夫。他们相约上馆子，鲁兵喝自己的酒，任老吃自己的菜，各司其职，各乐其乐。又说鲁兵旧学功底好，写旧体诗，与叶圣陶前辈唱和，可鲁兵大学念的是外语系；而自己呢，不擅长写旧体诗，搞的是外文翻译，却偏偏念的是中国文学系。两个人完全“弄颠倒了”。

草婴是任老中学同学，两人后来都成了翻译名家，而且他们还是译文社的同事，两人的友谊和交往长达八十年之久，草婴过世，对任老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。他回忆了与草婴的交往，写了两人1938年的初识，写了草婴学习俄语、翻译俄国作品，写了草婴与地下党接触，但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写草婴的吃。草婴知道任老爱吃，任老则认为草婴对吃没多大兴趣。一次草婴夫人买来大乌参，问任老如何烧，任老随口说应该炖很久，结果炖过了头，大乌参成了羹，他们只能吃“羹”，任老则说，好在“反正草婴吃菜没有什么表情”。“没有什么表情”实在够绝。可是一次在宾馆吃饭，却让任老大吃一惊。一条大鲥鱼上桌了，任老怕刺不爱吃鱼，没想到“草婴顿时神情大变，兴致高昂，完全是食神样子，平时十分严肃的他，这时那种饕餮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我一筷子也没有碰这盘鲥鱼，他却吃得眉飞色舞。”从“没有什么表情”到“神情大变，兴致高

昂”、“食神”、“饕餮”、“眉飞色舞”，实在让人忍俊不禁。从中，我们也不难看出任老的记叙点和关注点。

任老对人生看得很开，不纠结，不为难自己，随遇而安，通达乐观。

在《老人的记性》中，“人老了，记忆力不好了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”他说记忆力不好，那就找“觉得好玩”的事做，读旧诗词、听古典音乐、听京戏，但这些也遇到麻烦。比如听京戏，现在连哼哼也不行了，“老是忘词，忘词想词，反而更睡不着。可是白天哼哼，忘词就看《大戏考》，把忘掉的句子找回来，再反复哼，这样‘老友见面’，同样是很开心的。这就是我如今的记性。”面对记忆力衰退，十分坦然，而且一如既往风趣、幽默和乐观。

《喝咖啡》说的是任老喝咖啡的经历。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咖啡迷。早上喝过，晚上接着喝。“文革”期间咖啡馆关了，就到饮食摊喝咖啡。外出回来总要带上几大瓶速溶咖啡。“奇怪的是，我现在一口咖啡也不喝。这也是前几年生了一场病以后的事。这么一个咖啡迷，一下子竟断了喝咖啡的瘾。”他交待了自己从迷咖啡到戒咖啡的缘由。可是，最为精彩的要数接下来这句了：“我如今不喝咖啡，不过写到这里，对咖啡又有点留恋了。以后还会喝咖啡吗？走着瞧吧。”真是神来之笔。“走着瞧吧”，让人不由想到什么是潇洒，什么是逍遥，什么是悠游人生。

看得开，想得开，想得明白。这是一种境界。

不久前，荣炼来电话谈及序言事，说老爷子问两篇序言进度如何，他一愣，嗯，当初不是说好了请建江写一篇序

言吗？老爷子说，是啊是啊，不过我现在想，还是写两篇比较好，一篇写给小读者看，一篇写给大读者看。哈，原来如此。老爷子又有新想法了。

不过，说实话，任老的这个新想法倒也蛮符合实际情况，毕竟，这些散文很特别，儿童读者可以阅读，成人读者同样可以阅读。所以，就有了现在的两篇序言。

谢谢任老信任。

2017年3月28日

杭州柳营